

隋唐五代史

下

(清) 褚人获
许慕义 著

话说中华五千年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话说中华五千年

隋唐五代史演义 (下)

(清)褚人获 许慕羲 著

第六十二回 众娇娃全名全美 各公卿宜室宜家

词曰：

亭亭正妙年，惯跃青骢马。只为种情人，诉说灯前话。春色九重来，
一香遍梅花树。共沐唱随恩，对对看惊姹。

调寄《生查子》

天地间好名尚义之事，惟在女子的柔肠认得真，看得切；更在海内英豪不惜己做得出，不是这班假道学伪君子矫情强为，被人容易窥其底里。

今说罗公子、张公谨等住在秦叔宝家，清早起身，晓得朝廷不视大朝，收拾了礼仪，打账用了早膳，同叔宝进西府去谒见秦王。只见潘美走到跟前，对罗公子说道：“朝廷昨晚传旨，差鸿胪寺正卿宇文士及并两名内监，到雷夏去特召窦公主、花二姑娘进京面圣。”罗公子道：“此信恐未必确。”潘美道：“刚才窦公主家金铃问到门上来，寻着小的，报知他今已起身回去通报了。”叔宝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便道先到徐懋功兄处，探探消息，何如？”张公谨道：“弟正欲去拜他。”一行人来到懋功门首。阍人说道：“已进西府去了。”众人忙到西府来，向门官报了名，把礼物传了进去。尉迟南、尉迟北他两个官卑职小，只投下一个禀揭，回寓去了。见堂候官走出来说道：“王爷在崇政堂，众官员请进去相见。”叔宝即领张公谨、罗公子进崇政堂来。叔宝先上台阶，只见秦王坐在胡床上，西宾府僚一二十人列坐两旁，独不见徐懋功。秦王见了叔宝，忙站起来说道：“不必行礼，坐了。”叔宝道：“幽州府丞张公谨，并燕郡王罗艺之子罗成，在下面要参谒殿下。”秦王便吩咐着他进来，左右出来把手一招，张公谨同罗成忙走上台阶，手执揭帖跪下，官儿忙在两人手里取去呈上看了。

秦王见张公谨仪表不凡，罗公子人材出众，甚加优礼，即便赐坐。张公谨同罗公子与众僚叙礼坐定，秦王对公谨道：“久闻张卿才能，恨未一见，今日到此，可慰夙怀。”张公谨道：“臣承燕郡王谬荐之力、殿下提拔之恩，臣有何能，敢蒙殿下盼赏！”秦王又对罗公子道：“汝父功业伟然，不意卿又生得这般英奇卓犖，今更配这文武全才之女，将来事业正未可量。”罗公子道：“臣本一介武夫，得荷天子与殿下宠眷，臣愚父子日夕竭忠，难报万一。”秦王道：“孤昨夜在宫中览窦女奏章，做得婉转入情，但未知其详，卿为孤细细述来。”罗公子便将始末直陈了一回，秦王叹道：“闺中贤女见了知己，犹彼此怜惜推让，何况豪杰英雄，一朝相遇，能不爱敬？”

正说时，只见徐懋功走进来，参见了秦王，各各叙礼坐定。秦王笑对懋功道：“佳期在限，卿好打账做新郎了。”懋功道：“昨承宇文兄差长班来叫臣去面会，方知此旨，真皇恩浩荡，因罗兄佳偶亦及臣耳！”秦王道：“孤昨日在宫，父皇说，窦女奏章，疑出自尊

闾之手，因问孤为何卿尚未成婚。孤奏说卿恐先朝宫人，不便私纳，尚要题请，故父皇趁便代卿召来完娶。”懋功离坐如飞谢道：“皆赖殿下包容。”秦王就留张公谨、罗公子、懋功、叔宝到后苑，赐以便宴，按下不题。

再说花又兰住在窦线娘家，时值春和景明，柳舒花放，袁紫烟叫青琴跟了，与花又兰同军到女贞庵来。贞定报知，四位夫人出来接了进去，促膝谈心。秦夫人道：“我们这几个姊妹，时常聚在一块，只恐将来聚少离多，叫我们如何消遣？”袁紫烟道：“花窈二妹纶音一下，势必就要起身，我却在此。”狄夫人笑道：“袁妹说甚话来？徐郎见在京师，见罗郎上表求婚，徐郎非负心人，自然见猎心喜，亦必就来娶你。”花又兰道：“窈家姐姐量无推敲，我却无人管束，当伴四位贤姊妹焚香灌花，消磨岁月。”夏夫人道：“前日疏上，已见窈妹深心退让之意，我猜度窈妹还有推托，你却先是在正案上了。”花又兰道：“为何？”夏夫人道：“窈妹天性至孝，他父亲在山东时，常差人送衣服东西去问候，怎肯轻易抛撇了，随罗郎到幽州去？设有圣旨下来，他若无严父之命，必不肯苟从，还要变出许多话来。”袁紫烟道：“这话也猜度得是的。”花又兰问道：“这隐灵山从这里去，有多少路？”李夫人道：“我庵中香工张老儿是那里出身，停回妹去问他，便知端的。”

过了一宵，众夫人多起身，独不见了花又兰。原来又兰听见众人说，窦线娘必要父命，方肯允从。他便把几钱银子赏与香工，自己打扮走差的样子，五更起身，同香工往隐灵山去了。众夫人四下找寻，人影俱无，忙寻香工，也不见了。袁紫烟道：“是了，同你的香工到山中去见窈建德了。”李夫人道：“他这般装束，如何去得？”紫烟道：“你们不晓得他，他常对我说，我这副行头，行动带在身边的，焉知他昨日没有带来？”众人忙到内房查看，只见衣包内一副女衣并花朵云鬓，多收拾在内，众人见了，各各称奇道：“不意他小小年纪，这般胆智，敢作敢为。”袁紫烟心下着了急，忙回去报知窦线娘。

再说花又兰同香工张老儿走了几日，来到隐灵山，见一个长大和尚，在那里锄地。张老儿便问道：“师父，可晓得巨德和尚可在洞中么？”那和尚放下锄头，抬头一看，便问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？”那老儿答道：“是雷夏来的。”那和尚道：“想是我家公主差来的么？”花又兰忙答道：“我们是贾润甫爷差来的，有话要见王爷。”那和尚应道：“既如此，你们随我来。”原来那僧就是孙安祖，法号巨能，随他到石室中来，见后面三间大殿，两旁六七间草庐。孙安祖先进去说了。

窈建德出来，俨然是一个善知识的模样。花又兰见了，忙要打一半跪下去，建德如飞上前搀住，道：“不必行此礼，贾爷近况好么？烦你来有何话说？”又兰道：“家爷托赖，今因幽州燕郡王之子到雷夏来，一为吊唁曹娘娘，二为公主婚事，要来行礼娶去。公主因未曾禀明王爷，立志不肯允从，自便草疏上达当今国母去了。家爷恐公主是个孝女，倘或圣旨下来，一时不肯从权；故家爷不及写书，只叫小的持公主的本稿来呈与王爷看，求王爷的法驾，速归墓庐，吩咐一句，方得事妥。”建德接疏稿去看了一遍道：“我已出家弃俗，家中之事，公主自为主之，我何苦又去管他？”花又兰道：“公主能于九重前，犯颜进谏，归来营葬守庐，载一女儿，可谓明于孝义矣。今婚姻大事，还须王爷主

之；王爷一日不归，则公主终身一日不完。况如此孝义之女，忍使终老空闺，令彼叹红颜薄命乎？此愚贱之不可解者也！”建德见说，双眉顿蹙，便道：“既然如此说，也罢，足下在这里用了素斋，先去回复贾爷，我同小徒下山来便了。”花又兰想道：“和尚庵中，可是女子过得夜的？”便道：“饭是我们在山下店中用过，不敢有费香积。如今我们先去了，王爷作速来罢，万万不可迟误。”建德道：“当初我尚不肯轻诺，何况今日焚修戒行，怎肯打一诳语？明日就下山便了。”又兰见说，即辞别下山，赶到店中，雇了脚力，晓行夜宿，不觉又是三四日。

那日在路天色傍晚，只见濛濛细雨飘将下来，又兰道：“天雨了，我们赶不及客店安歇，就在这里借一个人家歇了罢。”张香工把手指道：“前面那烟起处，就是人家，我们赶上一步就是。”两人赶到村中，这村虽是荒凉，却有二三十家人户，耳边闻得小学生子读书之声。二人下了牲口，系好了，香工便推进那门里去，只见七八个蒙童，居中有一个三十左右的俊俏妇人，面南而坐，在那里教书。那妇人看见，站起身来说道：“老人家进我门来，有何话说？”香工道：“我们是探亲回去的，因天雨，欲借尊府权宿一宵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我们一家多是寡居，不便留客，请往别家去罢。”又兰在门外听见，心中甚喜，忙推进门来说道：“奶奶不必见拒，妾亦是女流。”那妇人见是一个标致后生，便变脸发话道：“你这个人钻进来，说甚混话？快些出去便休，不然，我叫地方来把你送到官府那边去，叫你不好意思。”

正说时，只见又走出两个娉娉的妇人来。花又兰见了，忙将靴子脱下，露出一对金莲，众妇人方信是真，便请到里面去叙礼坐定，彼此说明来历。原来这三个妇人，就是隋宫降阳院贾、迎晖院罗、和明院江三位夫人。当隋亡之时，他们三个同伴逃走出来，恰好这里遇着贾夫人的寡嫂殷氏，因此江、罗二夫人，亦附居于此。可怜当时受用繁华，今日忍着凄凉景况，江、罗以针指度日，贾夫人深通翰墨，训几个蒙童，倒也无甚烦恼。今日恰逢花又兰说来，亦是同调中人。自古说惺惺惜惺惺，一朝遇合，遂成知己。过了一宵，明早花又兰要辞别起行，三位夫人那里肯放？贾夫人笑道：“佳期未促，何欲去之速？再求屈住一两天，我们送你到女贞庵去，会一会四位夫人，亦见当年姊妹相叙之情。”又兰没奈何，只得先打发香工回庵去。

却说窦线娘因袁紫烟归来，说花又兰到隐灵山去了，心中想道：“花妹为我驰驱道路，真情实义，可谓深矣尽矣！但不知我父亲主意如何，莫要连他走往别处去了，把这担子让我一个人挑。”心中甚是狐疑。

忽一日，只见吴良、金铃回来，报说：“疏礼已托鸿胪正卿宇文爷，转送昭仪，呈上窦娘娘收讫。恰好罗公子随后到来，虽尚未面圣，本章已上。朝廷即差宇文爷同两个内监来召公主与花姑娘进京驾赐婚。故此我们先赶回来，差官只怕明后日要到了，公主也须打点打点。”窦线娘道：“前日花姑娘到庵里去拜望四位夫人，不知为甚反同香工到山中王爷那里去了？”吴良道：“倘然明日天使到来，要两位出去接旨，花姑娘不回，怎样回答他们？”又见门上进来禀道：“贾爷刚才来说，天使明后日必到雷夏，叫公主作速收拾行装，省得临期忙迫。”线娘道：“若无父命，即对天廷，亦有推敲。”

正说时，又见一个女兵忙跪进来报道：“王爷回来了。”公主见说，喜出望外，忙

出去接了进来，直至内房。公主跪倒膝前，放声大哭。建德亦觉伤心泪下，便双手捧住道：“吾儿起来，亏你孝义多谋，使汝父得以放心在山焚修。今日若不为你终身大事，焉肯再入城市？你起来坐了，我还有话问你。”线娘拭了泪坐下，建德道：“前日圣上倒晓得你许配罗郎，使我一时难于措词，不知此姻从何而起？”线娘将马上定姻前后情由，直陈了一遍。建德道：“这也罢了。罗艺原是先朝大将，其子罗成，年少英豪，将来袭父之职，你是一品夫人，亦不辱没你；但可惜花木兰好一个女子，前日亏他同你到京面圣，不意尽节而亡。但其妹又兰，为什么也肯替你奔驰，不知怎样个女子？”线娘道：“他已到山中来了，难道父亲没有见他？”建德道：“何尝有什么女子来？只有贾润甫差来的一个伶俐小后生，并一个老头儿，也没有书札，只有你的上闻疏稿把与我看了，我方信是真的。”线娘道：“怪道儿的疏稿，放在拣装内不见了，原来是他有心取去，改装了来见父亲。”建德道：“我说役使之人，那能有这样言词温雅，情意恳切？”线娘道：“如今他想是同父亲来了，怎么不见？”建德道：“他到山中见了我一面，就回来的，怎说不见？”线娘道：“想必他又到庵中去了。”叫金铃：“你到庵中去，快些接了花姑娘回来。”建德恐怖孙安祖在外面去了，忙走出来。线娘又叫人去请了贾润甫来，陪父亲与孙安祖闲谈。到了黄昏时候，只见金铃回来说道：“花姑娘与香工总没有归庵。”线娘见说，甚是愁烦。

到了明日晚间，村中人喧传朝廷差官下来，要召公主去，想必明日就有官儿到村中来了。果然后日午牌时候，齐善行陪了宇文士及与两个太监，皆穿了吉服，吆吆喝喝，来到墓所。建德与孙安祖不好出去相见，躲在一室。线娘忙请贾润甫接进中堂。齐善行吩咐役从快排香案，一个老太监对着齐善行道：“齐先儿，诏书上有三位夫人，还是总住在这里一块儿，还是另居？”贾润甫问道：“不知是那三位？”那中年的太监答道：“第一名是当今娘娘认为侄女的公主窦线娘；第二名是花又兰；第三名是徐元帅的夫人袁紫烟。”贾润甫见说，心中转道：“懋功兄也是朝廷赐他完婚了。”便答道：“袁紫烟就住在间壁，不妨请过来一同开读便了。”即叫金铃去请袁夫人到来。紫烟晓得，忙打扮停当，从墓旁小门里进去。青琴替线娘除去素衣，换装好了，妇女们拥着出来。他两个住过宫中的，那些体统仪制，多是晓得的。宇文士及请圣旨出来开读了，紫烟与线娘起来，谢了官儿们。

那老太监把袁紫烟仔细一看，笑道：“咱说那里有这样同名同姓的，原来就是袁贵人夫人。”袁紫烟也把两个内监一认，却是当年承奉显仁宫的老太监姓张，那一个是承值花萼楼的小太监姓李。袁紫烟道：“二位公公一向纳福，如今新皇帝是必宠眷。”张太监答道：“托赖粗安。夫人是晓得咱们两个是老实人，不会鬼混，故此新皇爷亦甚青目。今袁夫人归了徐老先，正好通家往来。”齐善行道：“老公公，那徐老先也是个四海多情的呢！”张太监笑道：“齐先儿，你不晓得咱们内官儿，到人家去，好像出家的和尚道士，承这些太太们总不避忌。”李太监道：“圣旨上面有三位夫人，刚才先进去的想是娘娘认为侄女的窦公主了，怎么花夫人不见？”宇文士及道：“正是，在这里也该出来同接旨意才是。”袁紫烟只得答道：“花夫人是去望一亲戚，想必也就回来。”说完了进去。

从人摆下酒席，众官儿坐了，吃了一回酒，将要撤席。只听得外面宴家的人说道：“好了，香工回来了，花姑娘呢？”张香工道：“他还有一两日回来，我来复声公主。”众人道：“你这老人家好不晓事，众官府坐在这里，立等他接旨，你却说这样自在话儿。”贾润甫听见，对家人说道：“可是张香工回来了？你去叫他进来，待我问他。”从人忙去扯那香工进来。贾润甫道：“你同花姑娘出门，为何独自回来？”香工道：“前日下山转来，那日傍晚，忽遇天雨难行，借一个殷寡妇家歇宿。他家有三个女人，叫什么夫人的，死命留住。叫我先回，过两三日，他们送花姑娘归庵。”

张太监见说便道：“就是这个老头子同花夫人出门的么？”众人答道：“正是。”张太监道：“你这老头子好不晓事，这是朝廷的一位钦召夫人，你却是骗他到那里去了，还在这里说这样没要紧的话。孩子们，与我好生带着，待咱们同他去缉访，如找不着，那老儿就是该死。”三四个小太监，把张香工一条链子扣了出去。那老儿吓得鼻涕眼泪的哭起来。线娘见得了，便叫吴良将五钱银子，赏与香工，又将一两银子，付他做盘缠，叫吴良同张香工吃了饭，作速起身，去接取花姑娘回来。张太监道：“宇文老先，你同齐先儿到县里寓中去，咱同那老儿去寻花夫人。”宇文士及道：“花夫人自然这里去接回，何劳大驾同往？”那老太监向宇文士及耳上说了几句，士及点点头儿，即同善行先别起身。张、李二太监同香工出门，线娘又把十两银子付与吴良一路盘费，各各上马而行。

且说花又兰，在殷寡妇家住了两三日，恐怕朝廷有旨意下来，心中甚是牵挂，要辞别起身，无奈三位夫人留住不放。那日正要辞了上路，只听得外面马嘶声响，乱打进来，把几个书童多已散了。贾夫人忙出来问道：“你们是些什么人，这般放肆？”那香工忙走进来道：“夫人，花姑娘住在这里几日，累我受了多少气，快请出来去罢！”贾夫人道：“花姑娘在这里，你们好好的接他回去便了，为甚这般罗唆起来？”那二太监早已看见便道：“又是个认得的，原来众夫人多在这里，妙极，妙极！”贾夫人认得是张、李二太监，一时躲避不及，只得上前相见，大家诉说衷肠，贾夫人不觉垂泪悲泣。张太监道：“如今几位夫人在此？”贾夫人道：“单是罗夫人、江夫人连我，共姊妹三人，在此过活。”张太监道：“极好的了。当今万岁爷有密旨，着咱们寻访十六院夫人。今日三位夫人造化，恰好遇着，快快收拾，同咱们进京去罢。那二位夫人也请出来相见。”吴良在旁说道：“花姑娘亦烦夫人说声，出来一同见了两位公公。”不一时，江、罗二夫人同花又兰出来见了，大家叙了寒温，随即进房私议道：“我们住在这里，总不了局，不如趁这颜色未衰，再去混他几年，何苦在这里，受这些凄风苦雨。”主意已定，即收拾了细软，雇了两个车儿，三位夫人并花又兰，大家别了殷寡妇，同二太监登程。

行了三四日，将近雷夏，两太监带着江、罗、贾三夫人到齐善行署中去了。吴良与香工另觅车儿，跟花又兰到宴公主家收拾停当。袁紫烟安慰好了杨小夫人与馨儿，亦到公主家来。齐善行又差人来催促了起程。线娘嘱父亲与孙安祖料理家事，回山中去，叫吴良、金铃跟了，哭别出门。女贞庵四位夫人，闻知内监有江、罗、贾三夫人之事，不敢来送别，只差香工来致意。那边宇文士及与两内监并江、罗、贾三夫人，亦起身在路取齐。齐善行预备下五六乘骡轿，跟随的多是牲口。不上一月，将近长安。

张公谨同罗公子、尉迟南兄弟，住在秦叔宝家，打听窦公主们到来，正要差人去接，只见徐懋功进来说道：“叔宝兄，罗兄宝眷与贱眷快到了。还是弄一个公馆让他们住，还是各人竟接入自己家里？”叔宝道：“窦公主当年住在单二哥家里，与儿媳爱莲小姐曾结为姊妹，今亲母单二嫂又在弟家，他们数年阔别，巴不能够相叙片时，何不同尊闾一齐接来？不过一两天，就要面圣完婚，何必又去寻什么公馆？”懋功见说，忙别了到家，即差几十名家将，一乘大轿，妇女数人，叫他们上去伺候。罗公子亦同张公谨、尉迟南、尉迟北、秦怀玉许多从人，一路去迎接。

说宇文士及同二太监载了许多妇女，到了十里长亭。只见许多轿马来迎，便叫前后车辆停住。罗公子与张公谨等上前来慰劳了一番。张公谨说：“城外难停车骑，两家家眷暂借秦叔宝兄华居，权宿一宵，明日面圣后，两家各自迎娶。”宇文士及点头唯唯。时金铃、潘美站在一处，说了许多话，金铃就请公主与又兰在驷轿里出来。线娘见罗公子远远在马上站着，好一个人品，心中转道：“惭愧我窦线娘，得配此子，也算不辱没的了。”比前推让之心，便觉相反。上了一乘大轿，花又兰也坐了一乘官轿，许多人跟随如飞的去了。徐家家将也接着了袁夫人，三四个妇女如飞上前扶出来，坐了官轿，簇拥着去了。两太监道：“那三位夫人，暂停在驿馆中，待咱们进宫复命了，然后来请你们去。”说了，即同宇文士及入城。

途遇秦王，秦王问了些说话。因王世充徙蜀，刚至定州复叛，正要面圣，便同三人进朝。晓得唐帝同窦娘娘、张尹二妃、宇文昭仪，在御苑中玩花，齐到苑中，四人上前朝见了。张太监将窦线娘、袁紫烟行藏，直找寻至花又兰，却遇着隋朝的江、罗、贾三位夫人，一一奏闻。唐帝见说，喜动天颜，便问道：“那三个宫妃，年纪多少？”窦后道：“此皆亡隋之物，陛下叫他们弄来，欲何所之？”张太监见窦后话头不好，便随口答道：“当年许庭辅选他们进宫，都只十六七岁，如今算上，正三旬左右，但是这三个比那几院颜色，略觉次之。”张妃笑道：“今陛下召他们来，也须造起一座西苑来，安放在里边，才得畅意。”唐帝见他们词色上面有些醋意，便改口道：“你们不消费心。朕此举非为自己，有个主意在此。”因问秦王：“在廷诸臣，那几个没有妻室的？”秦王答道：“臣儿但知魏征、罗士信、尉迟恭、程知节，皆未曾娶过妻室的。”窦后问二太监道：“窦家女儿与花又兰、袁紫烟今在那里？”张太监道：“这三个俱在秦琼家，那三个是在驿中。”宇文昭仪道：“窦线娘既为娘娘侄女，何不先召他们三个进苑来见？”唐帝就命李太监，立召窦、花、袁三女见驾，那李太监承办去了。

秦王将王世充在定州复叛奏闻。唐帝道：“逆贼负恩若此，即着彼处总管征剿。”不一时，只见李太监领着三个女子进来，俯伏阶下，朝见了唐帝，叫他们平身。线娘又走近窦后身边，要拜将下去，窦后叫宫奴搀了起来道：“刚才朝见过了，何必又要多礼？”唐帝看那三个女子，俱是端庄沉静，仪度安闲，便道：“你们三个，一是孝女，一是义女，一是才女，与众不同。”叫宫人取三个锦墩来，赐他们坐了。窦后对线娘道：“前日又承你送礼物来，我正要寻些东西来赐你，因万岁就有旨召你们到京，故此未曾。”线娘道：“鄙褻之物，何足当圣母挂齿？”窦后道：“你的孝勇，久已著名，不意奏章又如此才华。”唐帝笑道：“但是你疏上边，逊让他人，能无矫情乎？”线娘跪下奏道：“臣妾实出

本怀，安敢矫情？当年罗成初次写书与秦琼，央单雄信与臣父求亲，被臣妾窥见，即将原书改荐单雄信女爱莲与罗成，不意单女已许配秦琼之子怀玉，故使罗成复寻旧盟。”唐帝道：“这也罢了，只是你说花又兰与罗成联床共席，身未沾染，恐难尽信。”线娘道：“此是何等事，敢在至尊前乱道？惟望万岁娘娘命宫人验之，便明二人心迹矣。”窦后道：“这也不难。”就对宫奴说道：“取我的辨玉珠来。”不一时宫奴取到，窦后叫花又兰近身，将圆溜溜光灿灿的一件东西，向又兰眉间熨了三四熨；又兰眉毛紧结，无一毫散乱。窦后叹道：“真闺女也！”唐帝对花又兰叹道：“你这妮子，倒是个忍心人！幸亏罗成是君子，若他人恐难瓦全。今以两佳人归之，亦不枉矣。”又兰见说，如飞走下来谢恩，惹得窦后、秦王与众宫人多笑起来。唐帝又对袁紫烟道：“袁妃子擅天人之学，今归徐卿，阃内阃外，皆可为国家之一助。”因差张太监速到驿中，宣隋宫三妃子；又差内监速召魏征、徐世勳、尉迟恭、程知节进苑；又差李内监去宣罗成、秦琼，并伊子怀玉媳单爱莲见驾；又吩咐礼部官，速备花红十三副，鼓乐六班。吩咐毕，唐帝即同秦王到偏殿坐下。

只见魏征、徐世勳、尉迟恭、程知节四臣先进殿来朝见了，唐帝道：“徐卿室人已召来了。朕思文王之政，内无怨女，外无旷夫，予独何人，而使有功大臣，尚中馈久虚耶！故差内监觅隋宫三位丽人，趁今日良辰，三人各人拈阄，天缘自定。”魏征、尉迟恭、程知节齐跪下去道：“臣等一身努力，难报皇恩万一。况四海未靖，何敢念及室家？”唐帝道：“圣经云：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秦王道：“这是父王教化无私，与众偕乐之意，诸卿无得固辞。”唐帝叫宫人取一个宝瓶，将江、罗、贾三位名字写在纸上，团成圆儿，放在瓶内，叫魏、程、尉迟三臣，对天祷祝，将银箸揭起，恰好魏征拈了贾夫人，尉迟恭拈着了罗夫人，程知节拈着了江夫人。三臣各谢恩。只见张太监领了三位夫人进来朝见，唐帝问道：“那个是贾素贞？那个是罗小玉？那个是江涛？”三夫人各上前应了，唐帝对三臣道：“这三个佳人，虽非国色，而体态幽妍，三卿勿遽忽之。三妃且进内见了娘娘出来，同谐花烛。”宫人领三位夫人进去了。

又见秦琼领了儿子怀玉、媳妇爱莲，上前来朝见。时唐帝见了秦琼，分外优礼，便道：“爱卿父子平身。”因指爱莲道：“就是你媳妇单氏，可曾结褵否？”叔宝应道：“尚未。”唐帝见此女梨花白面，杨柳纤腰，香尘稳重，居然大家，便赞道：“好个女子！”即叫近侍亦引去见窦后，又对叔宝道：“刚才窦线娘说，曾与汝媳结为姊妹，先有书荐此女与罗成，此言有之乎？”叔宝答道：“当初窦女改了罗成的书附来，臣儿已许婚单氏，因臣与单雄信有生死之交，不敢背盟，故以子许之。”唐帝道：“卿于得配此女，可称佳儿佳妇矣，为何尚未成婚？”叔宝答道：“因儿媳单爱莲，立意要归家营葬父亲，然后完婚。”唐帝道：“这也难得。朕今做主，趁众缘齐偶，赐汝子完婚，满月后赐归殡葬其父。”对近侍道：“窦线娘给二品冠带，诸女俱给四品冠带。快去宣他们出来，莫负良辰，好去共谐花烛。”近侍进去领了七个女子出来。

唐帝先叫魏征、徐世勳、尉迟恭、程知节同袁、贾、江、罗四夫人成对站定，踢了花红。四对夫妇谢了恩，就有鼓乐迎出苑去。第二起就是秦怀玉与单爱莲，谢恩，迎送出去。第三起却是罗成，两旁站着窦线娘、花又兰，谢恩下去。唐帝笑道：“罗成，大便宜

了你！也亏你当时老成，今宵却有联璧相亲。”罗成同二佳人跪下，说道：“圣恩浩荡无涯，使小臣亦沐洪庥。但臣妻线娘，既为圣母国戚，臣礼合同去谢恩，陛下可容臣叩谢否？”唐帝道：“这个使得。”遂起身退朝，同罗成夫妻三人，到后苑拜见窦后。窦后深喜罗成年少知礼，赐宫奴二名，内监二名，并许多金珠衣饰，又将温车一乘，赐与二女坐了，命撤御前金莲烛并鼓乐送出苑来。惹得满京城军民人等，拥挤观看，无不欣羨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三回 王世充忘恩复叛 秦怀玉剪寇建功

词曰：

骄马玉鞭驰骤，同调坚贞永昼。提携一处可相留，莫把眉儿皱。
如雪刚肠希靦，一击疾诛双丑。矢心誓日生死安，若辈真奇友。

调寄《误佳期》

古人云：唯妇人之言不可听。《书》亦戒曰：唯妇言勿听。似乎妇人再开口不得的。殊不知妇人中智慧见识，尽有胜过男子。如明朝宸濠谋逆，其妃娄氏泣谏，濠不从，卒至擒灭，喟然而叹曰：“昔纣听妇人之言失天下，朕不听妇人之言亡国。”故知妇人之言，足听不足听，惟在男子看其志向以从违耳。

当时唐帝叫宫监弄这几个隋宫妃子来，原打账要自己受用，只因窦后一言，便成就了几对夫妇，省了多少精神；若是萧后，就要逢迎上意，成君之过。唐帝乱点鸳鸯的，把几个女子赐与众臣配偶，不但男女称意，感戴皇恩，即唐帝亦觉处分得畅快，进宫来述与诸妃听。说到单女亦欲葬父完婚，窦后叹道：“不意孝义之女，多出在草莽。”只见宇文昭仪堕下泪来，唐帝骇问道：“妃子何故悲伤？”昭仪答道：“妾母灵柩尚在洛阳，妾兄士及未曾将他入土。”唐帝道：“明日汝兄进朝，待朕问他。”

且说张公谨在秦叔宝家，因罗公子新婚，不好催促，又因诸王妃与公侯诸大夫，皆因窦后认为侄女，又慕窦、花二位夫人孝义，争相结纳，日夕称贺。因此张公谨恐本地地方有事，只得先上朝辞圣。秦王因爱公谨之才，不肯放他去，奏过唐帝，即将张公谨留授司马兼督捕司之职，幽州郡守改着罗成权署。旨意一下，张公谨留任长安，只得写禀启，差人去回复燕郡王，并接家眷到京。罗公子亦因圣旨，擢他代张公谨之职，又牵挂父母，等不及满月，便去辞了唐帝、窦后，至西府拜辞秦王，与众官僚话别了。因线娘囑说，又到宇文士及家去谢别，见士及家车骑列庭，正在那里束装。罗公子进去相见了，便问道：“尊驾有何荣行，在此束装？”士及道：“弟因先母之柩未葬，告假两月，将往洛阳整理坟茔，此刻就要起身，恐不及送兄台荣归了。”罗公子道：“弟亦在明后日就要动身。”说了出门。

罗公子归来，连夜收拾，与窦公主、花又兰拜别了秦母、叔宝与张氏夫人，怀玉夫妻亦出来拜别，护送出门。尉迟南、尉迟北并太后赐的两名太监，及随来潘美等，做了前队；罗公子与窦公主、花夫人并官人妇女，及金铃、吴良等做了后队。徐惠妃差西府内监，袁紫烟亦差青琴；江、罗、贾三夫人，俱差人来送别。时冠盖饯别，塞满道路，送一二十里，各自归家。

罗公子急忙要赶到雷夏墓所，迎请窦建德到幽州去，吩咐日夕赶行。不多几日，已

出潼关，将至陕州界口，一个大村镇上。那日起身得早，尚未早餐，前队尉迟南兄弟，正要寻一个大宽展的饭店，急切间再寻不出。又去了里许，只见一个酒帘挑出街心，上写一联道：暂停车马客，权歇利名公。尉迟南众人看见了，就下马，把马系好进店去，看房屋宽大，更喜来得早，无人歇下。尉迟南忙吩咐主人，打扫洁净，整治酒肴，又出店来盼望后队。

只见街坊上来来往往，许多人挤在间壁一个庵院门首。尉迟南问土人为着何事，答道：“不晓得，你们自进庵里去看便知。”尉迟兄弟忙挤进庵来，只见门前一间供伽蓝的，进去三间佛堂，门户窗棂，台桌器皿，多打得齏粉，三四个老尼坐在一块儿涕泣。尉迟南问着老尼，老尼也只顾下泪未答。只闻得耳边嘈嘈杂杂的，地方上人议论道：“那个公主，也是个金枝玉叶，不意国亡家破，被那官儿欺负。”尉迟兄弟未及细问，恐怕罗公子后队到了，即便抽身出来，恰好罗公子与众人骡马一哄而至，这旁窦公主与花夫人便下了骡轿，进店去了。

罗公子下马，见街坊上热闹，叫尉迟兄弟进去，问地方上为着何事。尉迟南把土人的言语，与庵中的光景说了。窦公主见说，心中想道：“莫非隋魏后人，流落在这里？”便叫左右去唤那个老尼来。那吴良、金铃出外，到底是军人打扮，他两个是好事生风的，忙出店走进庵来，对老尼说道：“我家公主与小王爷，唤你师父快去。”那老尼见说，忙站起来问道：“是那个王爷，又是什么公主？”金铃道：“你过去便知明白。”老尼没奈何，只得一头走，一头向众人问明来历。来到店中，见了公主、公子，打了几个稽首。

窦公主问道：“你庵中被何人罗唆？有那朝公主在里边？”老尼答道：“当初隋朝有个南阳公主，少寡守节，有一子名曰禅师，因夏王讨宇文文化及时，夏将于士澄见公主美貌欲娶，公主不从，士澄诬禅师与化及同党，竟坐杀之。公主向夏王哀请为尼，暂寓洛阳；因山寇窃发，回长安访亲，中途又被贼劫，故此投到小庵来住。昨晚有一官府宇文士及，在此下店，不知被那个多嘴的说了，那宇文官府走过庵来，必要请见南阳公主。公主再三不肯相见，那宇文官府立于户外说道：‘公主寡居，下官丧偶，中馈尚虚，公主若肯俯从，下官当以金屋贮之。’论来这样青年，大官府随了他去，也完了终身。不想南阳公主听说，不但不肯从他，反大怒起来，在内发话道：‘我与汝本系仇家，今所以不忍加刃于汝首，因谋逆之日，察汝不预知耳；今若相逼，有死而已。’宇文官府知不可屈，即便去了。他手下道我窝顿的亡隋眷属，逼勒着要诈我们银子，没有，故此打得这般模样。”窦公主道：“宇文士及当初杨太仆知他有品行的，故此遗计教他投唐，以妹子进献，方得宠眷；不意他渔色改行，以至于此。可见这班咬文嚼字之人，盖棺后方可定论。”遂叫左右三四个妇女，即同老尼进庵去，请南阳公主到来一见。

众妇女去不多时，拥着南阳公主到店来；但见一个云裳羽衣，未三句的佳人。窦公主同花夫人忙出来接见了，逊礼坐定。窦公主道：“刚才老尼说，姐姐要往长安探亲，未知何人？”南阳公主道：“唐光禄大夫刘文静系妾亡夫至亲，今为唐家开国元勋，意欲往长安依附他，以毕余生。不想闻得刘公与裴监不睦，诬以他事，竟遭惨戮，国家殄灭，亲戚凋亡，故使狂夫得以侵辱。”说罢，泪下数行。窦公主见了这般光景，不胜怜恤道：

“既是姐姐欲皈依三宝，此地非止足之所，愚妹倒有个所在，未知尊意可否？”南阳公主道：“敢求公主指引。”窦公主道：“雷夏有个女贞庵，现有炆帝十六院中秦、狄、夏、李四位夫人，在内守志焚修。若姐姐肯去，谅必志同道合。”南阳公主道：“若得公主提携，妾当朝夕顶礼慈悲，以祝公主景福。”窦公主道：“我们也要到雷夏。若尊意已允，快去收拾，便同起身。”南阳公主大喜，即起身去草草收拾停当，谢了众尼，又到店中。窦公主把十两银子赏了老尼，又叫手下雇了一乘骡轿与南阳公主坐了，一同起行。

潘美与金铃往柜上去会钞，只见柜内站着个方面大耳一部虬髯的人笑道：“钞且慢会，敢问方才上车的，可就是夏王窦建德之女么？”潘美答道：“正是。”又问道：“那个小王爷又是谁？”金铃道：“就是幽州罗燕郡王之子讳成，如今皇爷赐婚与他的。”那汉又问道：“当初夏王的臣子孙安祖，未知如今可在否？”金铃答道：“现从我们王爷，在山中修行。”那汉点头说道：“可惜单员外的家眷，如今不知怎样着落？”潘美道：“单将军的女儿，前日皇爷已与我家窦公主同日赐婚，配与秦叔宝之子小将军。皇爷赐他扶柩殡葬父亲，即日要回潞州去了。”那汉见说，拍手大笑道：“快活！快活，这才是个明主。”潘美忙要称还饭钱，催他算账，那汉道：“夏王与孙安祖，俱系我们昔年好友，今足下们偶然赐顾一饭，何足介意。”潘美取银子称与他，那汉坚执不肯收，推住道：“不要小气，请收了。但不知足下说的那单员外的灵柩，即日要回潞州，此言可真否？”金铃道：“怎么不真，早晚也要动身了。”那汉道：“好，请便罢！”潘美问他姓名，那汉不肯说，拱拱手反踱进去了。潘、金二人，只得收了银子，跨上马望前赶去。

看官们，你道那店中的大汉是谁？也是江湖上一个有名的好汉，姓关名大刀，辽东人，昔年曾贩私盐、做强盗，无所不为的。他天性鄙薄仕宦，不肯依傍人寻讨出身。近见李密、单雄信等俱遭惨戮，他便收心，在这里开一个大饭店，遇着了贪官污吏，他便不肯放过，必要罄囊倒囊，方才住手。好处不肯杀人，不肯做官。他道：“我祖上关公，是个正直天神，我岂可妄杀人？”又道：“关公当日不肯降曹，我今亦不去投唐。”因此四方的豪杰人多敬服他。正是：

海内英雄不易识，肺肠自与庸愚别。

可笑之乎者也人，虚邀声气张其说。

今说窦公主与他父亲一同到幽州来，先打发又兰同众官人到雷夏，自与罗公子到隐灵山要接父亲起身。无奈窦建德与三藏和尚讲论，看破尘世，再不肯下山。公主只得哭别了，仍旧到雷夏来。贾润甫与齐善行俱来接见。女贞庵四位夫人，是时又兰早已接到家中，各各相见。杨义臣如夫人与馨儿，徐懋功先已差人接去了。公主祭奠了曹后，墓上田产交托两个老家人看管。收拾行装，差人送南阳公主与四位夫人，到女贞庵去，便同罗公子、花又兰往北进发。贾润甫送公子起身之后，晓得单雄信家眷扶柩回潞州，因想：“雄信当初许多情谊，多少人受了他的厚惠；我曾与他为生死之交。雄信临刑时，秦、徐诸人割股定姻，报他的恩德；我贾润甫也是个有心肠的，尚未酬其万一。今日闻得他女儿女婿，扶柩归葬，焉有不迎上去，至灵前一拜之理？”便收拾行囊，拉了附

近受过单雄信恩惠的豪杰，竟奔长安不题。

且说秦怀玉与爱莲小姐满月后，辞了祖母父母起身。叔宝差四名家将，点四五十营兵护送。怀玉因他父亲的功勋，唐帝已擢为殿前护卫右千牛之职，时众官辈亦来送行。怀玉各各辞别，拥着一车起身。

行了几日，已出长安，天将傍晚，众家将加鞭去寻旅店。只见七八个大汉子，俱是白布短衣，罗帕缠头，向前问道：“马上大哥，借问一声，那二贤庄单员外的丧车，可到这里来么？”家将停着马答道：“就在后面来了。”那几个大汉听见，如飞去了。家将见那几个大汉已去，心上疑惑起来，恐是歹人，忙兜转马头，追赶那几个大汉。赶了里许，只见尘烟起处，一队车马头导，两面奉旨赐葬金字牌，中间一副大红金字铭旌，上写：“故将军雄信单公之柩”，冲天的招摇而来。众好汉看见，齐拍手道：“好了，来了！”齐到柩前趴在地下，拍地呼天的大哭起来。家将见了，知不是歹人。秦怀玉忙跳下马还礼。单夫人听见，推开轿门，细认七八个人中，只有一个姓赵，绰号叫做莽男儿，当初杀了人，亏雄信藏他在家，费了银子解救。其余多不认得，想必多是受过恩的。单夫人不觉伤感大哭起来。众好汉也哭了一回，磕了几个响头，站起来问道：“那一个是单员外的姑爷秦小将军？”秦怀玉答道：“在下就是。”一个大汉走上前来，执着秦怀玉的手，看了说道：“好个单二哥的女婿！”那一个又道：“秦大哥好个儿子！”赞了几声，又问道：“令岳母与尊夫人可曾同来？”怀玉指道：“就在后车。”那汉便道：“众兄弟，我们去见了单二嫂。”众人齐到车前。单夫人尚未下车，众好汉七上八落的在下叩头，单夫人如飞下车还礼。众人起来说道：“二嫂，我们闻得二哥被戮，众兄弟时常挂念，只是不好来问候；如今你老人家好了，招了这个好女婿，终身有靠了。”单夫人道：“先夫不幸，有累公等费心。”莽男儿道：“天色晚了，把车推到店中去罢，贾兄们在那里候久了！”怀玉道：“那个贾兄？”众人道：“就是开鞭杖行头贾润甫。他晓得令岳的丧车回来，便拉了十来个兄弟们在那里等候。”说了，便赶开护兵，七八个好汉用力拥着丧车，风雷闪电的去了。原来贾润甫拉齐众好汉，恰好也投在关大刀店中。当时见丧军将近，便同众人迎到柩前，又是一番哭拜。单夫人同秦怀玉各各叩谢了。关大刀同众人把丧车推在一间空屋里去。

贾润甫领秦怀玉与单夫人、爱莲小姐，到后边三四间屋里去，说道：“这几间，他们说还是前日窦公主到他店里来歇宿，打扫洁净在此，二嫂姑娘们正好安寝，尊从就住在外边两旁住了罢。”单夫人问贾润甫道：“贾叔叔，那班豪杰那里晓得我们来，却聚在此？”贾润甫道：“头里那一起，是关兄弟先打着着实，知会了聚在此的；后边这一路，是我一路迎来说起欣然同来的。这班人都是先年受过单兄恩惠的，所以如此。”说了即同怀玉出来。只见堂中正南一席，上边供着一个纸牌，写道：“义友雄信单公之位”。关大刀把盏，领众好友朝上叩首下去，秦怀玉如飞还礼。关大刀把杯箸放在雄信纸位面前，然后起来说道：“贾大哥，第二位就该秦姑爷了。”贾润甫道：“这使不得。他令岳在上，也不好对坐；二来他令尊也曾与众兄弟相与，怎好僭坐？不如弟与秦姑爷坐在单二哥两旁，众兄弟入席，挨次而坐，乃见我们只以义气为重，不以名爵为尊，才是江湖上的坐法。”众人齐声道：“说得是。”

大家入席坐定，关大刀举杯大声说道：“单二哥，今夜各路众兄弟，屈你家令坦，在小店奉陪，二哥须要开怀畅饮一杯。”一堂的人，大杯巨觥，交错鲸吞，都诉说当年与雄信相交的旧话，也有说到得意之处，狂歌起舞；也有说到伤心之处，出位向灵前捶胸跌足哭起来。只听见莽男儿叫道：“秦姑爷，我记得那年九月间，你令祖母六十华诞，令岳差人传绿林号箭到我们地方来，我们那时不比于今本分，正在外横行的日子，不便陪众登堂。”把手指道：“只得同那三个弟兄，凑成五六百金，来到齐州，日里又不敢造宅，直守至二更时分，寻着了尊府后门跳进来，把银子放在蒲包内，丢在兄家内房院子里头。这事想必令尊也曾与兄说过。”秦怀玉道：“家母曾道来。”

正说得高兴，只听得外面叩门声急。关大刀如飞赶出来，开门一看，便道：“原来是单主管，来得正好，你们主儿的丧车，与太太姑爷姑娘多在里面。”原来，单全当时随雄信在京，见家主惨变后，即便辞了单夫人要回乡里。秦叔宝、徐懋功，知他是个义仆，要抬举他，弄一个小前程与他做。他必不从，径归二贤庄。喜的单雄信平昔做人好，没有一个不苦惜他，所以这些房屋田产，尽有人照管在那里，见的单全一到，多交付与他。单全毫无私心，田产利息，悉登册籍。今闻夫人们扶柩回乡，连夜兼程赶来，在路上打听，晓得投在关家店里，故此赶来。

当时关大刀闭上门，领单全到堂中来，贾润甫见了喜道：“单主管，你也来了。”单全见上边供着主人牌位，先上去叩了四叩，又要向众人行礼下去。众好汉大家推住道：“闻得你也是有义气的男子，岂可如此！”单全只得止向秦怀玉叩首，怀玉连忙扶起。众人道：“主管快来坐了，我们好吃酒了。”单全道：“各位爷请便，我家太太不知下在那一房，我去见了来。”说时早有妇女领了进去，不移时出来坐了。贾润甫道：“单主管，我们众兄弟，念你主人生前之德，齐来扶他灵柩还乡，到那里还要盘桓几日，但不知你庄上如何光景？”单全道：“庄上我已一色停当，但未择地耳。只是如今王世充在定州，纠合了郓元真复叛，罗士信被他用计杀害，占了三四个城池。前日闻他已到潞安，如今将到平阳来，只恐路上难行，奈何？”贾润甫道：“当初我家魏公与伯当兄，好好住在金墉，被他用计送死，单二哥又被他累及身亡，几个好弟兄，皆因他弄得七零八落。今士信兄弟又被他杀害。我若遇着他，必手刃之，方快我心。”

秦怀玉见说士信被杀，便垂泪道：“士信叔叔与父亲结为兄弟，小侄与他相聚数年，今一旦惨亡，家父闻知，是必请兵剿灭此贼，以报罗叔叔之仇。”单全道：“我昨夜在七星岗过夜，三更时分，梦见我家先老爷，叫了我姓名说道：‘我回去了，可恨王世充，杀我好友义弟，又是我同起手的心交。我知此贼命数已绝，你去叫姑爷灭了他，干了这场功。’”关大刀道：“我们众兄弟同去除了这贼，替罗家兄弟报了仇，何如？”贾润甫道：“若诸兄肯齐心，管叫此贼必灭。”众人道：“计将安出？”贾润甫道：“计策自有，必须临时着便，今且慢说；但必要关兄去方好，只是没人替他开店。”关大刀道：“店中生意，就歇两日何妨？但要留单主管在此。”单全道：“我是要随太太回去的。”贾润甫道：“太太姑娘，权屈在店中住几日，仗单二哥之灵，我们去干了这场功，回店扶柩去未迟。”众好汉踊跃应道：“好。”

单夫人在内听见，忙叫人请贾润甫进去说道：“小婿年幼，恐怕未逢大敌，还是打听

他过了再走罢。”贾润甫道：“二嫂但放心，干事皆是众兄弟去，我与令坦只不过在途中接应，总在我身上无妨。”说了出来，对众人说道：“既是明早大家要去干正经，我们早些安寝罢！”过了一宵，五更时分，关大刀向贾润甫耳上说了几句，又叮嘱了单全一番，先与众好汉悄然出门而去。贾润甫同秦怀玉率领了家将，亦离店去了。

却说关大刀同莽男儿一班，走了两三日，将到解州地方，恰遇着了王世充的前站，见了一二十个穿白衣服的人来，问道：“你们是那里来的百姓？”众人道：“我们是迎单将军的柩回去的。”马上将官问：“那个单将军？”众好汉答道：“就是单雄信。”那将官道：“单雄信是我家的勇将，被唐朝杀的。你们都是他什么人，去扶他灵柩？”众好汉道：“我们俱是他当年管辖的兵卒，感他的恩德，故此不惮路途而来。爷们可是守这里地方的？”那将官道：“不是，郑王爷就在后面来了。你们站一回儿，便知分晓。”

正说时，只见后面尘头起处，一簇人马行近前来。众好汉看了，拍手喜道：“正是我家的旧王爷。”那将官带了一干好汉，到王世充面前说了。王世充问道：“单将军的灵柩，你们扶他到那里？”众人道：“到二贤庄。”邴元真在旁边马上说道：“只怕是好奸细。”叫人各人身上收检，众人神色不变，便不疑惑。王世充道：“你们都是行伍出身，何不去投唐图个出身？”众人道：“唐家既不肯赦我们的恩主，我们安肯背义从唐？”王世充道：“你们既是我家旧兵卒，我这里正少人，何不就住在我账下效用？当初你们是步兵还是马兵？”众好汉道：“当时是马兵。”王世充问了各人姓名，叫书记上了册籍，给付马匹衣甲器械，派入第二队。

今说贾润甫同秦怀玉与两个家将一行人等，慢慢的已行了三日。将近解州，贾润甫叫秦怀玉差一个伶俐小卒，假装了乞丐，前去打听，自己守在一个关王庙里。隔了两日，只见差去的小卒归来报道：“小的初去打听我们这几位爷，被王世充信任收用，已派入第二队。昨夜他们已破平阳，今要进解州。一路百姓多逃避一空，只剩房屋。他们下寨在猫儿村，不知为甚，四更时分，只听见军中喧喊，啐道有贼，故此小的忙来报知。”贾润甫见说，忙起一课，大喜道：“众兄弟成功了，快备马我们迎上去。”秦怀玉即便领二家将，跨马前行。

未及一二里，早望见一二十个白衣的人，头里那人却是莽男儿，提着两个首级，飞奔前来，叫道：“贾大哥，王世充、邴元真二人首级在此，后面追兵来了，快去帮他们厮杀。”贾润甫叫人把首级挑在枪杆上，同莽男儿飞赶去，只见众好汉在一个山前，与王家兵马正在那里厮杀。莽男儿跑向前大声喊道：“我家大唐兵马来了！”秦怀玉扯满弓，一连射死了两三个。贾润甫叫道：“王世充、邴元真两个逆贼，首级已枭在此，你们何苦自来送死！”王家兵将见了，即便败将下去。秦怀玉与众人，直追至猫儿村。贼兵只得弃了辎重，各自逃生。贾润甫将贼兵掳掠遗弃之物，装载了几车，尚恐怕余贼未散，又追赶三四十里，然后转来。

早有人来报道：“单二爷丧车，已被二贤庄许多庄户，赶到关家店里，载进潞州去了。”众好汉此时不是步行了，俱骑了马，连日夜兼程，赶上丧车，护进二贤庄。地方官员晓得秦叔宝名位俱尊，其子怀玉现任千牛之职，目下又建奇功，多要想来吊候。贾润甫在庄前择一块丰厚之地，定了主穴。关大刀对贾润甫道：“贾大哥，我们这场功皆仗

单二哥的阴灵，得以万全，为什么呢？弟前夜与赵兄弟两个，乘王世充、邴元真酒醉熟睡时，潜踪入幕，盗了二人的首级。众弟兄齐上马出来，惊动了账房内，只道是劫营的，齐起身来追赶。时天尚昏黑，众弟兄因记不出路径，只见黑暗中隐隐一人骑着马领路。众弟兄认是我，又不好高声相问，只得随着他走了三四里。天将发白，那前头骑马的倏然不见了。岂不是单二哥阴灵护佑我们？如今把这些衣饰银钱，分做两堆，一堆赠与姑爷为殡葬之资；一堆散与二贤庄左右邻居小民，念他们往日看守房屋，今又远来迎柩营葬，少酬其劳。”贾润甫与众好汉齐声道：“关大哥说得是。”秦怀玉道：“岂有此理！这些东西，诸君取之，自该诸君剖之。我则不敢当，何况敝邻。”

正在推让时，只见潞州官府抬了猪羊到灵前来吊唁。秦怀玉同贾润甫出来接住，引到灵前去拜过，见院中罗列着两堆银钱衣饰，问是何故。贾润甫答道：“有几个商贾朋友，是昔年曾与单公知交，今来迎丧，恰逢王世充逆贼临阵，众友推爱，齐上前用力剿灭，贼掳之物，遗弃而去。这些东西，理合众友收领，不意众友仗义不从，反欲赐惠小民。”那个郡守笑道：“这也算一班义士了！但是小民无功，岂可收领逆赃？既云好义，何不寄之官库，题请了，替单公建祠立碑，以为世守，亦是美事。”那衙官见说，心中想道：“我们做了一个官儿，要百姓们一两五钱的书帕，尚费许多唇舌，今这主大财，那班人反不肯收，不知是何肺肠？”官儿们挨了一回，见秦怀玉不言语，只得别过去了。众好汉便招地方上这些看的穷人，近前来说道：“这一堆东西，是秦姑爷赐你们的，以当酬劳之意。你们领去从公分惠，不许因此些微之物，争竞起来，到官府责罚。自今以后，你们待秦姑爷如待单员外一般便了。”众邻里齐跪下去，欢呼拜谢，领了出去。

关大刀对贾润甫说道：“贾大哥，我们的事已毕，去罢！”又对秦怀玉道：“众弟兄不及拜别令岳母了！”大家拱拱手欲别，秦怀玉道：“这货利不好，有污诸公志行，请各乘骑而去何如？”众好汉道：“我们如此而来，自当如此而去。”尽皆岸然不顾而行。看的人无不啧啧称羨。

秦怀玉督手下造完了坟墓，择了吉日，安葬好了丈人；又见主管单全，忠心爱主，就劝单夫人把他作为养子，以继单氏的宗祧，将二贤庄田产尽付单全收管，以供春秋祭扫；自同单夫人与爱莲小姐束装起身。家将们带领了王世充、邴元真二人首级，忙进了长安不题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